

An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with short dark hair, wearing a red dress, seen from behind. She is looking towards a pink sofa with a yellow cushion. The room is dark, suggesting it is nighttime, and there are raindrops falling. A red fish is visible on the floor near the sofa. In the foreground, there are green leaves and red flowers. The overall mood is quiet and contemplative.

江国香织

下雨天  
一个人在家

# 下雨天一个人在家

(日) 江国香织 著

张乐风 赵峻 李洁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下雨天一个人在家 / (日) 江国香织著; 张乐风、  
赵峻、李洁译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7. 2  
ISBN 978-7-5442-8781-4

I. ①下… II. ①江…②张…③赵…④李… III.  
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3376号

下雨天一个人在家

〔日〕江国香织 著

张乐风 赵峻 李洁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  
特邀编辑 褚方叶  
装帧设计 韩 笑  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 
印 张 12.5  
字 数 320千  
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 
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8781-4  
定 价 4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30—2011—044

Naku Otona

Copyright © 2001 by Kaori EKUN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1 by Sekai Bunka Publishing Inc.

Nakanai Kodomo

Copyright © 1996 by Kaori EKUN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6 by Daiwa Shobo Co.,Ltd.

Toru ni Taranai Monomono

Copyright © 2003 by Kaori EKUN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Shueisha Inc.

Ame wa Cola ga Nomenai

Copyright © 2004 by Kaori EKUN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Daiwa Shobo Co.,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ori EKUNI  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目录

哭泣的大人

1

不哭的孩子

135

不值一提的物件们

265

雨，不喝可乐

331



哭泣的大人

张乐风 译

## 美国可卡犬雨

虽然不记得曾为自己的人生制订过计划，却每每想：这可是在计划之外嘛。委实可笑。分明没有计划，竟会有计划之外的事情发生。

和雨一起生活，也是这样开始的。雨是一条狗的名字。它很健康，性格率真得惊人。

去年十二月，从牙科诊所看完病回家，在途中买下了雨，十九万日元。那时雨在一家百货商店的屋顶上，鬼使神差地，我把它带回了家。这只小狗才出生两个月，有长长的焦糖色的毛，那副天真无邪的模样可爱得令人生恨。天真无邪。这是我几乎从不相信的概念，我丝毫也不喜欢的词儿。

许久没有饲养小狗了。雨精力旺盛无比，而我的心情，则如同受人之托照看小小孩的老婆婆一样。

雨旁若无人。再没有比毫不矫饰的旁若无人更能打动人的了。我被深深感动了，赞美雨。

“你呀，从骨子里透露出的旁若无人太让我着迷啦。”

雨一副开心的模样。它喜欢有人跟它说话，但并不认真倾听内容。不听也没关系。雨只是以它的躯体、以全部的诚意和欲望面对着我。

我知道这听起来十分滑稽——因为我不擅长语言以外的交流手段，所以面对着雨，自然而然地就会盲信语言，不由自主地说起话来。冲着雨说说这个问问那个，而且还希望尽可能地尊重雨的意志，结果导致我听任起雨的摆布来。

## 《关于雨的备忘录》

·喜欢山茶花。把它放到院子里，它便径直冲到山茶树底下，大吃散落在地上的花瓣。

·不理解挨骂是怎么回事。

·喜欢乘车兜风，不会晕车（条件是坐在人的膝盖上）。

·奔跑速度飞快。

·玩累了便跳到我的膝盖上，心满意足地喷出大大的鼻息，倒头便睡。这鼻息可爱得让人觉得天上仅有人间绝无。每当此时，我便想哭泣。

·它从不刁难人。

大概是觉得我对雨宠爱太过分，一位朋友忧心忡忡，送了我一本书，叫《狗的习惯是前六个月养成的》。甚至还招来在养狗方面堪称行家的母亲的数落：“你呀，对狗也好对男人也好，都宠得太过分啦。”可是，事实当然恰恰相反，实际上是雨宠着我。我被娇惯着，享受着特殊待遇。

后来出现了一些情况，要把雨送进宠物学校时，不知所措的不是雨，而是我。雨一定在学校里受到其他狗的责怪了：看哪，都是你给惯的，所以你主人才会那副模样。每次去探望雨，我总是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。

然而……

雨是只美国可卡犬，我一直以为雨只是可卡犬。从前，叔祖母养过一只可卡犬，名叫杰丽。我清晰地记得它优雅的长脸上有一双聪慧的眼睛，性格温文尔雅。

但是，雨不太一样，长相与其说是优美，不如说是温柔；一双眼睛与其说是聪慧，不如说是和善。即便排除它是一只小狗的因素，那精力也实在太充沛，难以说它温文尔雅。

读了布鲁斯·法格尔博士撰写的《可卡犬》一书，我才明白缘由。



根据此书所述，美国可卡犬比本家可卡犬额头更宽，脸蛋更圆，躯体略小，毛却很长，如“丝绸一般”，“精力极其充沛”，很适合做宠物狗。书中写道，这是“美国的宠物配种专家在研发这一新品种时，对这些幼儿般的特征有选择地加以强调的结果”。此外，还进一步说明“美国可卡犬今后大约将专门培育用于动物表演的新品种”。我大为惊讶，反复阅读了许多遍。这究竟是在干什么呀？对狗来说可太残忍了。

虽然好长一段时间都觉得深受打击，但如此说来，雨确实有“幼儿般的外貌”。

“你呀，原来是美国可卡犬。”

我越发觉得雨无比可爱了，甚至觉得仅仅因为相遇在雨天，便给它取名为雨，竟也是某种冥冥之缘。而且，我原本就不讨厌美利坚这个词不无轻率的余韵。

法格尔博士在这本书中还谈到了其他有趣的事情。比如说，主人外出时，为了避免让小狗感到无聊，可以在有孔玩具的孔洞内填上花生酱。

花生酱！不得不说，这实在是地道的美国式创意。

倘若依样照办，那只怕雨的毛、房间的地板都得变得黏糊糊的了。首先，如果要吃花生酱，我宁愿让小狗在更宽松的气氛和环境中品味。悠闲自在地品味。

不过，我对一本正经地如此建议的作者深怀好感，所以还把它读给雨听，然后一起吃花生酱，喝茶。

想起一件往事。

那是十二岁那年的事情。家里准备养一只小狗。想要小狗吗？想，我回答。于是父亲对我说，那你得答应爸爸。这种时候，父母一般会要求孩子每天带小狗出去散步，按时喂食，及时处理大小便等，让孩子学习饲养动物应当承担的责任。我通过读小说和看电视剧，已经有所了解。然而父亲却说出了另外一番话：不许像孤单寂寞的女

人那样溺爱小狗；狗总有一天会死去，到那时不许像孤独的歇斯底里的女人那样又哭又闹。

九年后，当那只狗死去的时候，我依然记得自己的承诺，没有在父亲面前哭泣。

但是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觉察到，无论是十二岁的时候还是现在，我并非孑然一身，却很寂寞，而且还是个孤独的歇斯底里的女人。若是父亲当真不知道这个事实，该有多好。

很快，美国可卡犬雨就要回来了。

## 凝固的奢侈

昨晚，和两位关系要好的编辑去吃荞麦面。我们喝啤酒，品尝鳞鲑鱼生鱼片，盐烤赤鲑、银杏，还有蚕豆天妇罗，各样都来了一点。啤酒喝得差不多时再改喝日本酒，慢悠悠地啜着木制方形小酒杯里宛如清水般滑润的那玩意儿。不知何故，话题转到葡萄干黄油上去了。

两位编辑都说爱吃葡萄干黄油，我兴奋起来，便提议：“今晚在这里喝完以后，再去吃葡萄干黄油。”

我由衷地认为，葡萄干黄油是极其美味的食物。不过声称爱吃葡萄干黄油的，除了这两位，直至昨晚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。人们对生吞黄油似乎颇有抵触，比如我母亲和妹妹她们，便连碰也不愿碰。丈夫和高中时期的朋友们也都如此。不过，高中时期的朋友们原本就不喝酒，不吃葡萄干黄油也许是因为这个。

总之，我喜爱黄油。再也没有像黄油这般让人纯粹地感受到奢侈的食品了。这是凝固的奢侈。

孩提时代，全家人去西餐馆用餐时，我最大的乐趣便是黄油。银色的器皿中，圆形的黄油块毕恭毕敬地列着队，我拿黄油刀扎起一块来，就这么吃下去。冰凉的感觉滑过喉咙后，微微的咸味随即而来，之后便是浓郁的甘甜。这绝非甜腻，而是甘甜的蔓延和扩散。我觉得是黄油制造了我的躯体。人是由迄今为止所吃下去的食物构成的。

然而，我决不会把黄油涂抹在面包上。黄油不是用来涂抹的，而是用来添加的食材，因为至少它最初还是固体的。用于面包和黄

油的动词，我认为应当是“加上”或是“放上”，若是要冠以修饰词，“牢牢地”或者“稳稳地”似乎更妥当。

当在面包或是叫克拉架、百时可的这类烤得硬硬的饼干上涂抹果酱时，把黄油排除在外的人占绝大多数，我对此颇为吃惊。除非是高级的、低糖的新鲜果酱——亦即自家制作的，否则肯定是加上黄油后品尝更美味。杏子果酱尤其如此。

我有一位爱好黄油的朋友。我常和这位友人一起吃饭。我们当然选择能提供美味黄油的餐厅。在热乎乎的面包上“规规矩矩”地放上那东西，在享受菜肴的过程中尽情地品尝。其间，还会让店家再上黄油。

当然，脑子里无疑会有关于卡路里的的问题一闪而过。不过，我立即把这懦弱的念头一扫而光。如此奢侈、如此幸福的黄油，一定在我的体内铸造着光润健康的骨骼。我常常这样想象。

我的祖母于今年离世，父亲则在三年前过世。近年来去了两次火葬场。等到有一天我死去，火葬场的人看到我的遗骨肯定会大吃一惊，因为它准是结实、雪白而光润的。“真是个奢侈的人啊”，火葬场的人没准会这么赞叹有加。

所谓幸福的食物，恐怕就应该是这样的。

再说昨晚。

三个人尽情品尝刚做好的新荞麦面（白色的、加入青柚子的绿色的、加入黑芝麻的黑色的，共三种）之后，一般来说，无论多么喜欢黄油，平时也不会为了黄油再接再厉地冲向酒吧，但此时竟各自拿着手机向各处的酒吧打起了咨询电话。结果找到一家位于赤坂、号称绝对可以吃到葡萄干黄油的酒吧，便结伴前去。一盘分量十足、切得四四方方、香醇浓馥的黄油，作为晚餐的压轴戏，当然是无可挑剔的。

## 拥有栖身之地的心情

去年夏天，我看到了夜光虫。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，我以前甚至连它们的存在都不知道，于是被迷住了。

夜光虫是生活在海里的浮游生物，随着海水的荡漾泛出绿色的光亮。黑夜里，乘着小船划向大海，海水被船头劈开，泛起涟漪，绿色的光流淌开去，仿佛萤火虫被融化了似的。听说单个分开的话，夜光虫小得肉眼无法分辨，能够发出如此的光，总得有几千几万只夜光虫吧。把手伸进海水里，立即呈现出一个泛着朦胧绿光的手掌轮廓。在漆黑的天空和大海之间，手掌划开水流，那掌形的绿光便向后流去，手仿佛融化在了海水里一般。

我喜欢黑暗。在黑暗中眼睛和心灵更为灵敏，能更清晰地分辨事物。当然，这很有点悖论的意思。在黑暗中，即便是极其微小的东西，它的光亮甚至形状都清晰可见，只因为这一点，我喜欢这光亮。

大概是因为生在东京长在东京，我不了解没有光亮的黑暗。

睡觉前关上灯，窗外的亮光令人瞠目。因为到处都安着路灯，天空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奇妙色彩，云朵清晰可见。倒是房间里要黑暗得多。

我是夜猫子，时常在深更半夜外出散步。对我来说，黑夜是亮堂堂的。该怎么说呢？我是指精神上。

就和夜光虫一样。像酒吧里吧台的间接照明，像趺拉着拖鞋手拿蜡烛冲到屋外去放焰火等等，在黑暗中，微弱的灯火显得极其明亮。而这明亮就是一种拯救。

我在美国的乡下小镇读书时，夜晚一走进超市便觉得安心。巨大的停车场，亮得刺眼的白晃晃的灯光，多得数不清的各类食品。我可以在那里待上很长很长时间，眺望那些色彩鲜艳的水果和蔬菜，一个接着一个地阅读塞满货架的罐头上的标签，瞠目结舌地望着那不计其数的饼干盒，然后在巨大的牛奶桶和随意堆放的猪头之间漫步。数百张的贺卡从这头读到那头，还比较手纸的包装和价格。只要到那里去，想要什么便有什么，随便什么时候去大门都洞然敞开。虽说乡村的道路荒凉、黑暗、空无一物，不过在这样的道路上只消驱车十五分钟，便能抵达那家超市。至少那里有人，有生活，有雪白的光明流溢在超市外的黑暗里，这人造的美丽让我感到安心。

最近，目黑大道沿街的家庭餐厅和六本木大道旁通宵营业的书店的灯火，成了我的救星。半夜里和丈夫吵架，不顾一切地冲出家门东游西荡的时候，那两家店铺的灯火便犹如避难所的标识，闯入我的视野，双腿不由自主地总是向那里迈去，简直像被吸过去一般。灯火以四溢的诱惑，让人觉得自己拥有栖身之地。

我不会开车，却喜爱在高速公路上疾驰，所以经常乘坐出租车。尤其喜欢两边有高高护栏的道路，路灯投射在地上的白色光圈、画有熟睡婴儿的广告牌，疾速地消失在身后。

曾经对到大黑码头去游玩很感兴趣，那是五年前的事。大黑停车场位于东京至横滨的途中，是一个大型停车场。周末的夜晚聚集着众多年轻人，热闹非凡。停车场下面的路上还举行即兴赛车，停着不少改装车辆，据说成了炫耀爱车的驾车族的聚集地。果然，奇形怪状的车子发出难以置信的轰鸣声，在道路上呼啸狂奔。

而我喜欢那里的明亮。彻头彻尾的人造光明，白得毫不掩饰，通明雪亮。即便是夜半，那里照样人头攒聚，都是一群有家不愿回的人们。

一种拥有栖身之地的心情。

我有点上瘾了。既不是为了去显摆车子，也不是和朋友结伴同

行；既不是和男朋友约会，也不是出门远行的中途休息。乘坐着出租车赶到那种地方去，实在有点怪诞。然而尽管怪诞，却没有走错地方的感受。那里确实有一种来者不拒的感觉。

倘若因为染头发、骑摩托、尝试古怪的毒品、和男孩子纠缠不清而被勒令停学之类，才算是品行不良的话，那么读了将近二十年的书，这样的不良行为我连一次也不曾有过。

然而，就本质而言，我始终品行不良。当然，现在也依旧品行不良。长大以后，我才发现了这一点。所谓品行不良的人喜欢光明，他们大概会被光明拯救。

我想起一件往事。

小时候，我曾经没按父母的要求行事，被训斥一顿，然后被扔到院子里，但凡有门、有窗子的地方都锁了起来。我虽然赌气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，但整个身体笼罩在黑暗之中，透过玻璃看到家中熟悉的灯光，那显得遥不可及，隐约传来的电视声也令我格外惆怅。

我长大了。如今没有人能将我扔进黑暗中去。准确地说，是几乎没有人。

## 风雨送寒入夜来

我喜欢台风，喜欢它险谲的呼啸。风里残留着夏日的依恋，携着微微的暖意，天空呈现出灰与红的混合色，在第一颗雨点滴落之前，空气中已然充满水和尘土呛人的气息。

很快，雨哗啦啦地落下来。确实是哗啦啦地，那气势甚至令人觉得神清气爽，尽情地倾泻下来。虽然势头时而减弱，但绝不停息，彻夜不停地落下。整个过程中，风在低吼、在肆虐、在狂啸。发出各种声音，啪嗒啪嗒地，飕飕地。

我和妹妹每年都期盼着台风。

刮台风的夜晚，周围总是呈现出与往常截然不同的模样。家家户户的房屋在狂风暴雨的敲打下，仿佛变成了活物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小时候，台风一来，家里便将防雨窗紧紧关上，防雨窗的格棂和框架全部都是木制，潮湿的气息溢满了整个房间。

紧接着，它终于要到来了。所谓它，便是停电。这是台风的高潮。我和妹妹特意来到大人们不在的房间，准备好蜡烛，翘首以待。

世界骤然变成一片黑暗的那个瞬间。

灯光熄灭之后，声音和气味异常鲜明起来。我们打开窗户，眺望着暴风雨，感官变得异常敏锐。就这样注视着外面，肉体分明在屋内，唯独感觉轻飘飘地飞了出去，被淋得透湿。清凉清凉的，舒服之极。我们不禁笑出声来。

台风，是我们姐妹俩宣告夏天结束的仪式。



## 优雅的无聊

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办过一份名为《无聊报》的报纸。提议者是父亲：“没事情干的话，你就办报纸好啦。”

这个提议要说奇怪也真够奇怪的，也许是因为女儿休息日在家里纠缠不休，整天嚷嚷着没劲、无聊，父亲为求摆脱，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奇策。

然而父亲生性认真，一丝不苟，他拿出仿造纸<sup>①</sup>来设计版面，定下标题。“无聊报”三个字以条纹图案为背景，用空心字体勾成。一旦着手，便绝不偷工减料，结果非但没有摆脱纠缠，反而花去了更多的时间。

报道的内容都是身边发生的事情，值得纪念的创刊号头版登载了一篇题为《爷爷辞世》的文章，因为几个月前祖父刚刚去世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妹妹的成长趣事、家里饲养的德国猎獾犬等报道。

报纸还一本正经地设有广告栏，刊登了“安德烈的软冰激凌”等广告，配上插图，擅自把附近的商店宣传了一番。

我乐此不疲，之后又发行了好几期《无聊报》。每逢发行，父亲便落入用仿造纸设计版面、用空心字体勾写报头的苦境。

我记得自己好像净干这样的事情。

我是个热衷做无用功的孩子。无用的事情，幸福的浪费。

---

<sup>①</sup>仿照日本的“三桠皮纸”制造的纸，在奥地利用亚硫酸纸浆仿制成功后，日本又对其进一步仿造而生产出的一种纸。纸质光滑、韧性强。——译注